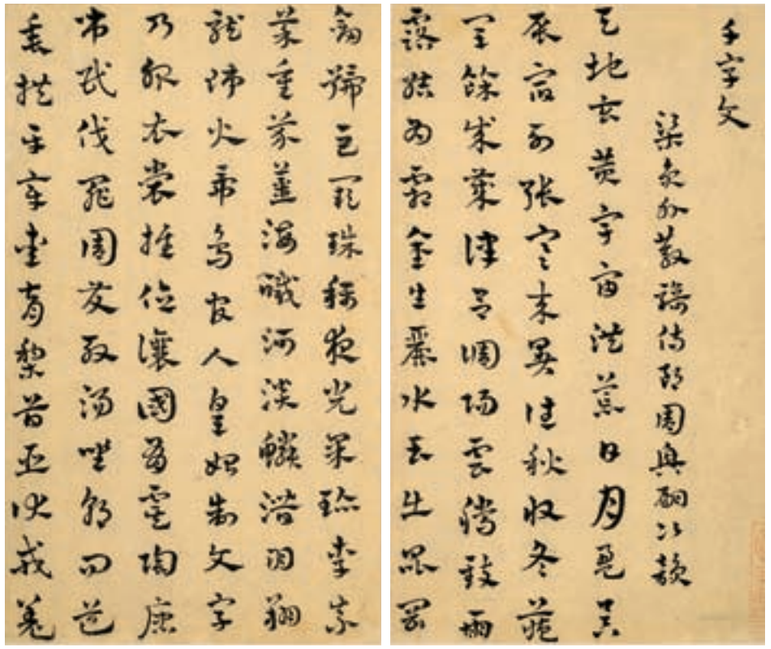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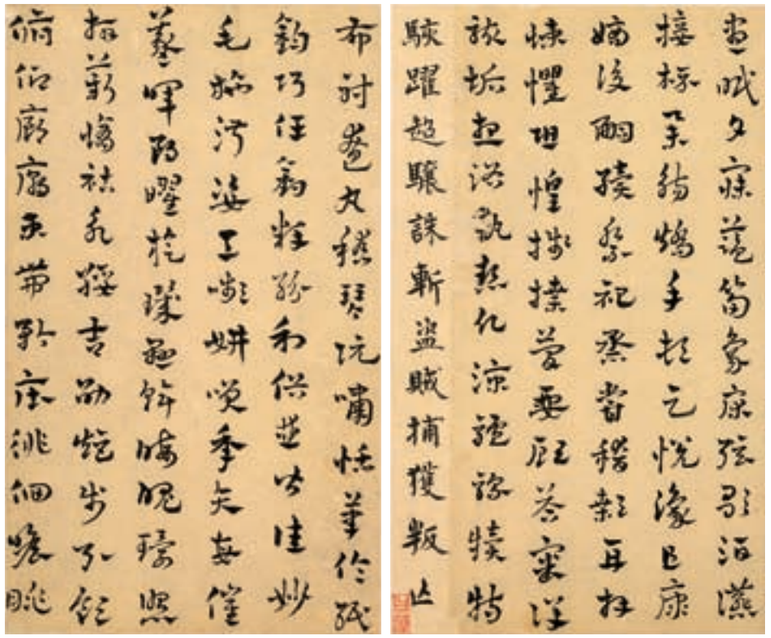
古體新韻

趙雍〈章草千文〉

盧素芬

元仁宗曾命趙孟頫、夫人管道昇及次子趙雍寫「千字文」進獻，且十分珍視。不僅裱裝合卷，識之爲「御寶」，更藏之「秘書監」，以使後世知「我朝有善書婦人，且一家皆能書。」蒙元統治者雖非漢族身份，卻秉持著如同現代人所說「全民美育」的理念振興文教。很遺憾的是，這位難得的女性書畫家，其所書「千字文」已失傳。而當時年僅二十多歲的趙雍，所進呈的「千字文」也不存。但是，本院卻藏有一本趙雍五十一歲成熟時期的〈章草千文〉，而這正是元代復古思潮下重現章草古體的珍貴書蹟。





「丈字文」相傳為周興嗣綴王羲之書蹟中，取不重複的一千字次韻而成，是古代必讀的童蒙書。

元代章草因受刻帖影響，在整體風貌上傾向於典麗秀雅。

圖一　元　趙雍　章草千文　第一開（上圖）、第七開（下圖）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趙雍〈章草千文〉

趙雍（一二九一—一三六一）（註一）〈章草千文〉（圖一），是一套八開十五幅的紙本冊頁。以章草寫千文，三句一行，每幅六行。

唯第七開缺漏一行由清人繆曰藻（一六八二—一七六一）以行楷補書，可能是重裱時十二字已損卻。此作每幅縱二十七公分、橫十五公分，字徑僅約一公分，卻佈局疏朗，整體安詳靜穆，古雅淳厚。款署「至正二年（一三四二）九日吳興趙雍書」，鈐印一「仲穆」（圖二），爲趙雍五十一歲成熟時期的作品，也是難得一件純粹以「章草」寫千文的墨蹟

本。（註二）

以章草寫千文雖不多見，但北宋初年刊刻的《淳化閣帖》（九九二年）（圖三）和繼其後的《大觀帖》（一一〇九），開卷第一都是漢章帝的〈章草千文殘卷〉。雖語句脫落，也非漢章帝（七六—八八在位）眞蹟。（註三）卻透露了前後兩位編纂者心目中，「章草」在書史上的重要性。而從這一部中國最早彙集百家的法帖，將此篇置於首要位置，也可見「千文」在書史上源遠流長的角色。



圖二　〈章草千文〉上「仲穆」印的樣式，與其他作品上的「仲穆」印雖異，但時代風格應可信。



圖三　傳　漢章帝　章草千文斷簡　《淳化閣帖．卷一》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此雖非漢章帝真蹟，卻見「章草」與「千文」在書史上的重要性。

趙雍這件千文書作，在故宮正式典藏名稱爲〈草書千文〉。本文爲行文之便，全文以〈章草千文〉稱之，也藉此對「章草」的名稱，稍加述介。「草書」一詞是「章草、今草、狂草」所有體式的總名，草書始於西漢，是因爲將隸書經過點畫的省變而得名。西晉以前都是「章草」，到了王羲之（三〇三—三六一）、王獻之（三四四—三八六）才創爲一種妍美婉轉的草法，於是稱這種草法爲「今草」，以別於「古草」（章草）。所以「今草」未盛行之前，其實是沒有「章草」這個名稱。至於「章草」名稱從何而來，有好幾種說法。有謂是史游以這種書體作《急就章》的緣故，亦有說是因漢章帝喜好這種書體，或說是用於章奏而得名。但多數的研究，比較認同「章程書」之意。

一般而言，稱「五體千字文」比「六體千字文」來得更普遍，「五體」與「六體」之別，便在於是否將「章草」當作草書系統的一環而已，不特別強調它爲一種書體。章草爲草書之濫觴，卻在東晉草書發展成熟後功成身退，這種一度爲人忽略的書體，又在元代趙孟頫（一二五四—一三二二）的復古風潮下再度崛起。整個書史蛻變的過程，由這件難能可貴的〈章草千文〉爲例，可以小見大。

趙雍其人其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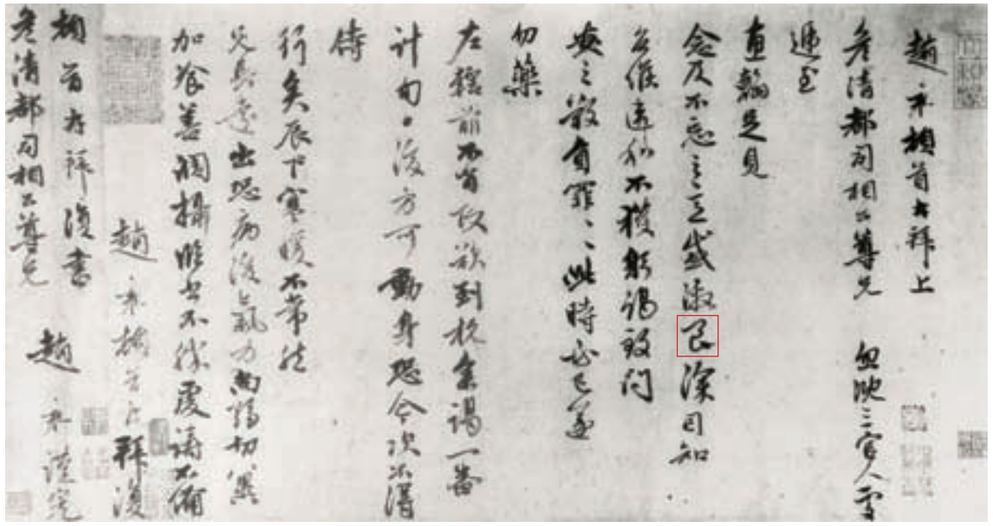
趙雍，字仲穆，吳興（今浙江湖州）人，是元代大家趙孟頫次子，記載說他相貌不凡「姿貌雄偉、豪爽有風」，在《趙待制遺藁》中保留有詩詞三十多首，頗具文采，其書畫成就也是趙孟頫諸子女中最傑出的。以父蔭入仕，官至集賢侍制（正五品）、同知湖州路總管府事（從四品）。趙雍不僅承繼家學，在集賢院擔任集賢待制時，有入內府觀賞臨摹古書畫的特殊經歷，使之眼界更爲開闊。這位名門之後精於鑑定，擅山水畫、更以人物鞍馬聞名。關於趙雍繪畫的研究尚有不少，但較少論及其書藝。

事實上，趙雍書法造詣亦值得稱許，他擅長多種書體。其行書可見於諸多書作上的題跋及單件書法作品。文獻所載以論其「篆書」爲多，除有〈篆書千文〉見之於著錄。而記載更多的是，趙雍常爲人書匾額。以其聲望地位，請託爲其書匾者想必不計其數，才會留下這麼多記錄。（註四）流傳下來篆書的書蹟有張渥〈竹西草堂圖〉（圖四）、吳鎮〈野竹居圖〉等畫作引首。最值得注意的是，《續書史會要》上所說，陶宗儀（一三二九—一四一〇）的篆書得舅氏趙仲穆之傳。由此可知，在乃父趙孟頫的光環下，趙雍也有其個別的影響力。

篆、隸體雖不如行書是日常使用的書體，但如同前文所述，被應用到牌匾、碑額等莊重、嚴肅的位置。章草雖無此實用功能，但一般認爲章草通篆籀，「章草是隸書之捷，草亦章草之捷。」書家嫻熟於篆籀後，很自然進而寫章草。所以，元代章草的興盛並不是偶然的，是隨篆隸的復興，隨著時代的復古風潮應運而生。趙雍個人的書學歷程，正是這樣時代的縮影。除了本文所述介的〈章草千文〉，在其行書信劄中也偶有參用筆



圖四　元　張渥　竹西草堂圖　局部（引首）　遼寧博物館藏
關於趙雍的篆書文獻上記載雖不少，傳世的書蹟卻十分難得。「竹西」二字結體修長。



圖五　元　趙雍　致彥清都司札　普林斯頓大學藏
行草中偶有參用章草，如第5行的「良」字。

法的情形，如〈致彥清都司札〉（圖五）中的「良」字。

關於趙雍的書法最常被引述的是，其書風與乃父十分神似，由他續寫趙孟頫未完成的《金剛經》，可達到讓人無法辨識其接續處的程度。陶宗儀《書史會要》：「眞行草法魏公。公嘗爲幻住庵僧寫《金剛經》，未及半而薨，雍足成之，其聯續處人莫能辨，於此見其得家傳之秘。」不過從現存作品來看，以解縉《文毅集．卷十五》所說較爲中肯：「康里巎平章子山得其奇偉，浦城楊翰林仲弘得其雅健，清江范文白公得其灑落，仲穆造其純和」。此語言下之意，是說在大師趙孟頫的羽翼下，其他書家都只能追隨到其中某一部份。在趙孟頫「奇偉、雅健、灑落、純和」諸多特質中，趙雍承襲的是「純和」這一部份，而這本趙雍〈章草千文〉正如所言。

千字文在元代的流傳

〈千字文〉是與書法史關係最緊密的童蒙書，歷代書家大多寫千文，而元代的趙孟頫是整個〈千字文〉書寫史上最重要書家之一。趙孟頫一生所書千文無以計數，而院藏趙孟頫書蹟雖豐，〈千字文〉可信的眞蹟卻付之闕如（註五）。從趙雍〈章草千文〉，也可讓我們透過顯明直接的父子傳承關係，一窺趙孟頫在千字文書寫史上的影響。

蒙元統治者對千文相當重視，元仁宗（一三一一—一三一九在位）延祐三年（一三一六）有聖旨：「趙子昂每寫來的千字文手卷一十七卷，教秘書監裹裱褙了，好生收拾者。」（註六）甚至趙氏家族成員管道昇（一二六二—一三一九）、趙雍等，都曾受詔寫千文，此事於趙孟頫〈魏國夫人管氏墓誌銘〉言之甚詳：「天子命夫人書〈千文〉，敕玉工磨玉軸，送秘書監裝池收藏。因又命余書六體爲六卷，雍亦書一卷。且曰：令後世知我朝有善書婦人，且一家皆能書，亦奇事也。」（註七）直到元順帝（一三三三—一三六八在位）對千文之熱衷未減，至正初民間獻智永〈眞草千文〉墨蹟，元順帝不但自己臨摹，還命周伯琦（一二九八—一三六九）摹勒上石，置於宣文閣中，以拓本賞賜給朝廷文學之士。獲賜者將這樣的舉措譽爲「文物興隆，治化清謐」（註八）的象徵。這本成於至正二年的〈章草千文〉，便是元順帝時的作品。

〈千字文〉由於字字相異，長度適中，又有耳熟能詳的普及性，故成爲索書者與書家書寫字帖範本時的首選。而千字文也在大量地書寫與臨摹之下，演變出各種排列組合形式。尤其在元代復古風下，基於對古字體的興趣，在智永（約五一〇—約六一〇）〈眞草千文〉的先例下，二體對照書寫流傳書蹟，有趙孟頫〈眞草千文〉、兪和（一三〇七—一三八二）〈篆隸千文〉，四體共列有錢逵（一三一三—一三八四）〈四體千文〉。又從趙孟頫〈行書千文〉跋尾中黃公望（一二六九—一三五四）的題識，可知趙孟頫確實寫過五體並呈的形式：「經進仁皇全五體，千文篆、隸、草、眞、行，當年親見公揮灑。」（圖六）

圖六　元　趙孟頫　行書千文　局部（題跋）　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黃公望題跋中透露，當年親見其師趙孟頫書寫五體千文。

而論及〈千字文〉書體的排列組合形式，與這件〈章草千文〉有著密切關聯的是趙孟頫名下的〈六體千



圖七　傳　元　趙孟頫　六體千文　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趙孟頫本人或同時代的追隨者，發展出「章草」與其他書體並列的書寫格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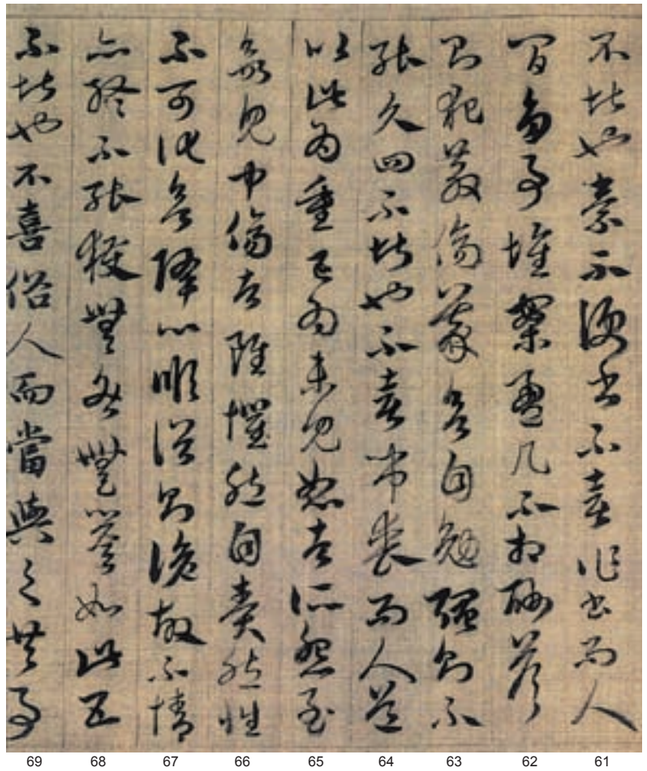
文〉（圖七），全卷佈局縱橫成行將大篆、小篆、隸書、章草、楷書、草書六種書體等對照書寫，呈現了不同書體的美感，有如一首宏偉巨構的樂章。此卷多數研究者以爲非趙孟頫之作，但前文提及的趙孟頫〈魏國夫人管氏墓誌銘〉中有言「因又命余書六體爲六卷，雍亦書一卷。」由此雖然只能確定趙孟頫六體皆善，無法證實趙孟頫寫過六體對照書寫於同一卷的書作。然而，大師在全力回歸的同時，既然注意到了「章草」這種書體。故不論是由他本人或其弟子，發展出「章草」與其他書體等量齊觀的形式，也很有參考價值。趙雍〈章草千文〉這件罕見的純粹章草千文，可視爲這類〈六體千文〉巨製書作的小品。

章草的重現

「章草」在東晉「今草」出現後，就沉寂下來，經隋唐至宋而沒落。雖有研究指出，北宋未曾有三次章草漢簡出土（註九），例如兩宋間提倡章草最有力的黃伯思（一〇七九—一一一八）不僅親見出土竹簡並進行考證，在其《東觀餘論・漢簡辨》對章草書十分贊歎：「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字尚完，皆章草書，書蹟古雅可喜。」不過，當時能見到這些章草簡牘墨蹟的人並不多，兩宋間偶見摻雜章草作品，可能還是取之於刻帖。而這些偶見章草筆意的書作，也都只是零星的例子（註十），章草眞正新的復甦，還是要到趙孟頫的出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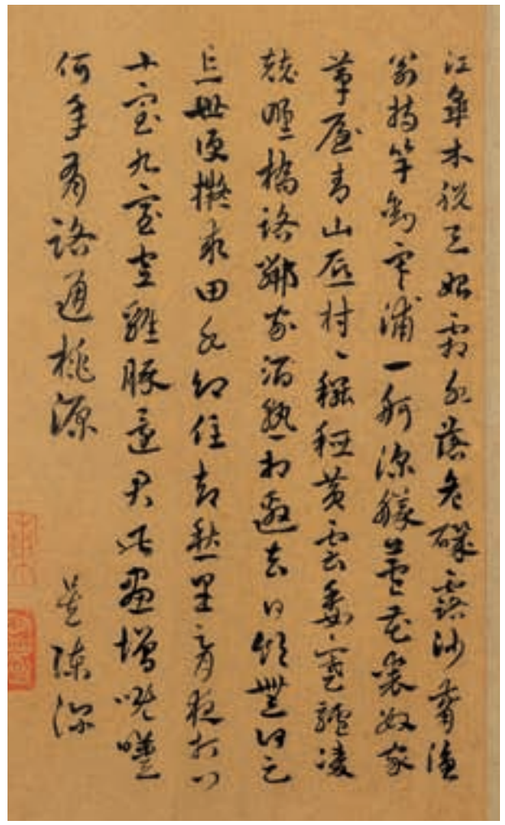
趙孟頫極力復興二王傳統，並上追更古樸的章草。對王羲之的章草的代表作〈豹奴帖〉（或稱眠食帖）相當推崇，從卞永譽《式古堂書畫彙考・卷六》中所載可見，「右王右軍〈眠食帖〉眞蹟。世之博古之家所收王帖，僕亦略見之，如此帖章草，奇古雄強，精神逼人，指不可再屈也。…」而在陸友《硯北雜志》也證實趙氏對皇象章草的借鏡：「趙子昂學士，嘗以皇象章草，與王右軍參攷，十得八九，蓋右軍草書，本出於此。」在趙孟頫引領下，元人認爲章草對端正草體用筆有所助益，是學習書法的重要過程。王肯堂《鬱岡齋筆麈》可知：「趙承旨子昂，少於朱家方舫齋學書，舊跡猶存，學乙字先作群鵝…累幅以極其變。此法眞行草飛白皆然，爲於章草見之耳。」雖說在趙孟頫傳世書蹟中，並無可靠的純粹章草作品，但在〈酒德頌〉（一三一六）（北京故宮藏）、〈與山巨源絕交書〉（一三一九）（圖八）（註十一）和院藏〈致中峰和尚尺牘—瘡痍帖〉（一三二二）等行書作品中，都有參用章草的情形。

元代初期除趙孟頫外，鮮于樞〈一二四六—一三〇二〉也偶摻雜章草。前文提及的王羲之〈豹奴帖〉



	第69行	第68行	第67行	第64行	第63行	第62行	第61行
今草	不		不				不 不
章草		不	不	不 不	不	不	不

圖八　元　趙孟頫　與山巨源絕交書　局部　第61-69行　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此作初為行楷書，寫至後來由行轉草。而這幾行草書參用的章草筆法又特多，如僅64行短短一行就有「能、久、不、畏、道」等六字。第61-69行所出現的「不」字「今草」與「章草」摻雜，使同樣的字有更多的變化。



圖九　元　李士行　江鄉秋晚　局部（元陳深題跋）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陳深在秀潤的今草夾古樸的章草，《書史會要》中有關於其章草草書的記載，但其書蹟卻罕見，院藏此跋十分珍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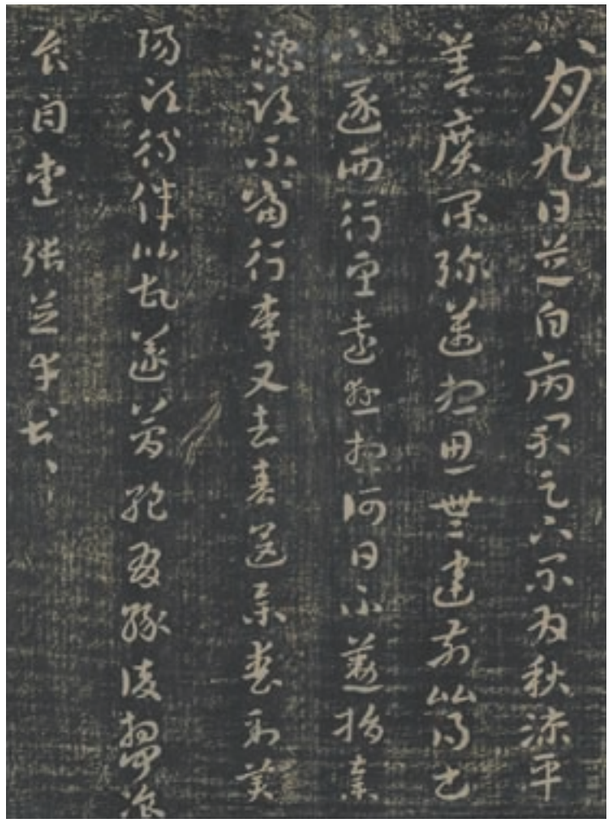
亦有其跋於後：「右軍云：吾書比之章草，猶當厠行。觀此，乃知右軍之言，誠爲過謙。……」其他如鄧文原（一二五八—一三二八）更有《急就章》爲人熟知，在此就不多言。而要藉此有限的篇幅，舉出一位較少被提起的書家陳深（一二六〇—一三四四）略加述介，因爲不僅《書史會要》特別提到他擅章草，又因院藏李士行〈江鄉秋晚〉（約一三二九）上有其題識，更是十分難得的珍貴書蹟（圖九），此跋便是用秀潤的今草夾古樸的章草而寫。陳深退然閭巷間，且與遺民畫家頗有往來，而趙孟頫受召於蒙元統治者，二人理念相異，卻同樣地籠罩在章草的復古風中。

趙孟頫所引領的復古風至元代後期更加發揚光大，康里巎巎（一二九五—一三四五）與楊維禎（一二九六—一三七〇）二家運用了章草特有的雁尾波磔，將趙書影響下典雅秀麗的書風轉爲粗獷灑脫，寫出章草的另一番面目。而趙雍這件純粹的章草書蹟，便是從初期過渡到後期發展軌跡中不可忽視的一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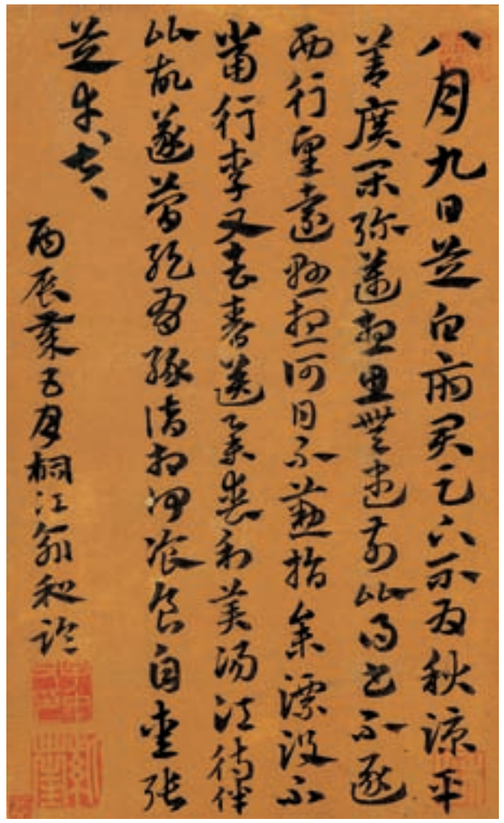
古體新韻—在典雅中求變

元代章草在康里巎巎、楊維禎之前，整體風貌上傾向於妍麗流美，究其原因乃是元人寫章草，不像現代人可見到大量漢代簡牘及魏晉章草書跡，不僅能纖毫畢露地觀察筆法，還能領略其風韻神采。他們主要根據還是從當時流傳的刻帖臨摹，如《淳化閣帖》中的漢章帝〈千文殘卷〉（圖三）、張芝（？—約一九二）〈八月帖〉（圖十），或是皇象（約二二〇—二七九）〈急就篇〉、索靖（約二三九—三〇三）〈月儀帖〉等，（註十二）院藏即有俞和〈臨張芝書〉（圖十一）可見一斑。

由於這些刻本不如墨蹟清晰，僅能存其字形和筆畫的大概，至於行筆的抑揚頓挫及濃淡乾濕等細微的變化，則須透過自身去揣摩體會。由於視野的侷限性，反倒成就了古體新韻，趙雍〈章草千文〉正是這樣的例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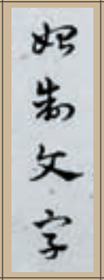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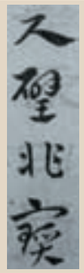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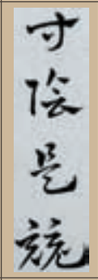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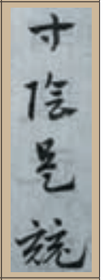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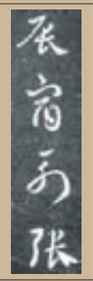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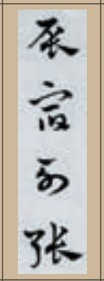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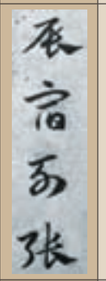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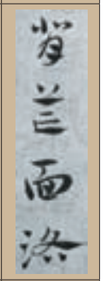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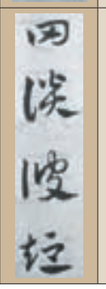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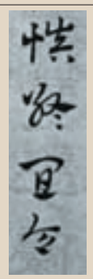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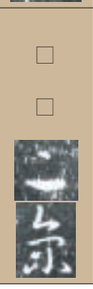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　傳　張芝　八月帖　《淳化閣帖．卷二》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元人所能參考的章草，可能是此帖或皇象〈急就篇〉、索靖〈月儀帖〉等。



圖十一　元　俞和臨書　臨漢晉各帖冊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張芝用筆凝重，而俞和結字外展，行筆流暢。

最值得注意的是，趙雍〈章草千文〉與傳趙孟頫〈六體千文〉中的章草書，以及木村蒹葭堂（一七三六—一八〇二）所藏的傳鮮于樞〈章草千文〉摹刻本都有神似處，這三本可能都同出一母本。（木村氏的刻本因筆者目前只見於北川博邦所編的《章草大字典》，故只截字羅列於表二、三、四供參考，本文對此暫不展開論述）而此作字數高達千字，有爲數不少的字在元人所能見到古帖中是沒有的，那麼要書寫一種被遺忘的古字體所據爲何呢？因此推測此母本的書寫者，必是通曉古字體的博學之士，而此人非趙孟頫莫屬。

從橫向觀之，趙雍〈章草千文〉與傳趙孟頫〈六體千文〉應是據同一母本而來。再從歷史的縱向來看，趙雍〈章草千文〉又與傳漢章帝〈千文殘卷〉（表一）不僅在題材上同是寫千文，溫潤秀雅的書風也是最接近的。不過無論如何，趙雍也非一一因循於母本或古帖，有其個人獨特的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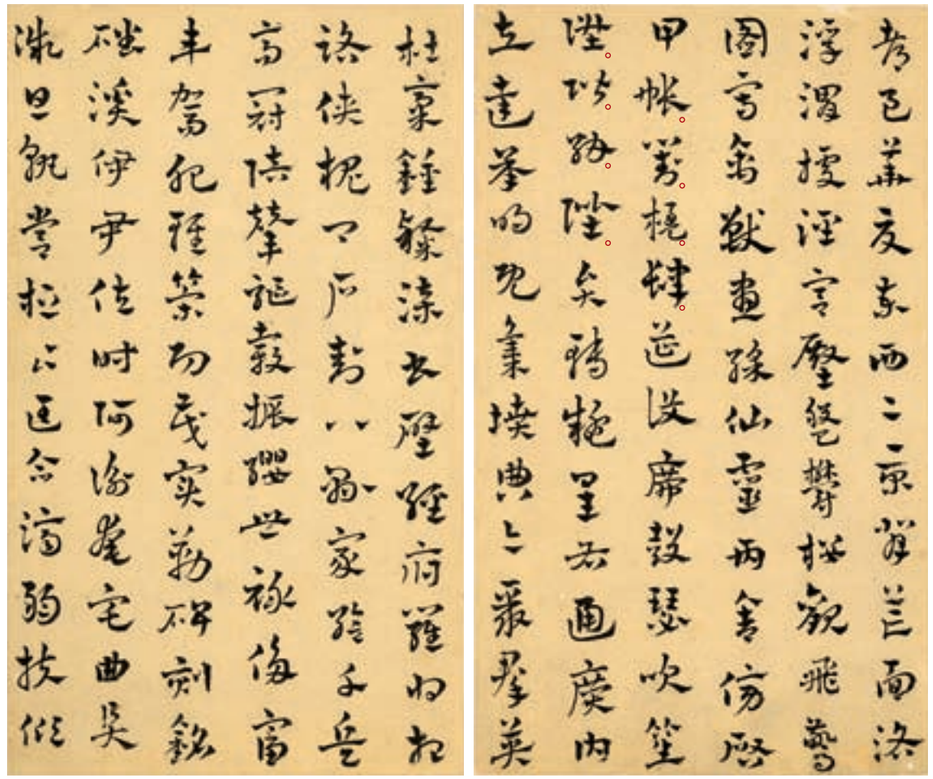
	傳漢章帝	趙雍	傳趙孟頫	傳漢章帝	趙雍	傳趙孟頫	傳漢章帝	趙雍	傳趙孟頫
字、璧、陰的雁尾									
宿、渭、背的雁尾									
短、宜令、二京的橫畫									

表一　趙雍〈章草千文〉與傳漢章帝〈千文殘卷〉、傳趙孟頫〈六體千文〉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）的比較
從整體風格而言，此三帖有相近之處，亦有個別差異。

一個重點的雁尾、波磔。而在趙雍〈章草千文〉中的「日」、「月」、「田」、「因」這類有框的字，框內橫畫不僅作成雁尾，並拉到框外，這還可見於「宿」、「渭」、「背」等字（表一，第二列）。最有趣的是，諸如「晉」字有兩雁尾，而「馨」甚至還有三雁尾的情形，十分罕見，就連與之書風相當接近的傳趙孟頫〈六體千文〉也未做如此三雁尾（表二）。在漢隸中其實也有兩個雁尾的情形，爲避免相衝突，兩雁尾總以「一大一小」爲美。順便一提，要在面積很小的竹簡上書寫，因無法懸腕很自然會寫出雁尾，雁尾正是其收筆的動作。身處在復古思潮下的趙雍，對此古字體的雁尾顯然有較多關注。

蠶頭的消失

隸書「蠶頭雁尾」到了章草保留了隸書的雁尾，蠶頭卻消失了。例如前文所說的「美」字（表二）橫畫採用直接入鋒，僅保留了隸書的雁尾，卻省掉隸書的蠶頭，如「晉」字的橫畫竟成「『釘』頭雁尾」（表二）。這種起筆方式也可見於楷隸之間過渡



圖十二　元　趙雍〈章草千文〉第四開
「帳、對、楹、肆」「陛、階、納、陛」緊鄰兩行都是連四字的左右合體，結字卻富變化。

釋，試析如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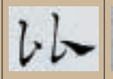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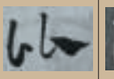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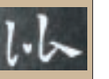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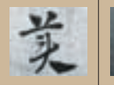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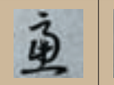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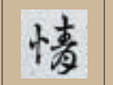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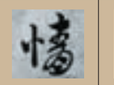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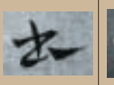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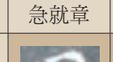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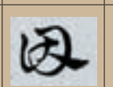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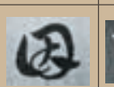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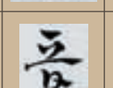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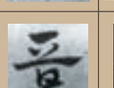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從此帖認識章草的特徵

章草的標誌

雁尾爲章草最顯眼的標誌，趙雍此帖與幾本章草刻帖或傳趙孟頫〈六體千文〉較之，都可見更喜作雁尾。以下略舉數例論之，例如傳漢章帝〈千文殘卷〉中的「字」、「璧」、「陰」（表一，第一列），張芝〈八月帖〉中「比」、「君」、「美」，王羲之〈豹奴帖〉「慮」、「情」、「書」，皇象〈急就章〉「日」、「田」、「因」（表二）等字的點或橫畫，到了趙雍〈章草千文〉都改易爲雁尾。而這些平緩的雁尾乍看似乎變化不多，事實上還是有微妙的變化並非完全相同。相較於後來的楊維禎，有的捺腳端莊肅穆，有的靈動活潑，有著驚人的張力，趙雍含蓄地處理波磔筆法。

雁尾紛飛

由於趙雍幾乎字字作雁尾，也藉此討論後人寫隸書的口訣中有謂「雁不雙飛」的問題。「雁不雙飛」是比喻捺腳的不可複用，每字只應有

	八月帖	趙雍	傳趙孟頫	傳鮮于樞
比				
君				
美				
	豹奴帖	趙雍	傳趙孟頫	傳鮮于樞
慮				
情				
書				
	急就章	趙雍	傳趙孟頫	傳鮮于樞
日				
田				
因				
晉				
馨				

表二　趙雍〈章草千文〉與張芝〈八月帖〉、王羲之〈豹奴帖〉、皇象〈急就章〉、傳趙孟頫〈六千文〉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）、傳鮮于樞〈章草千文〉（日本木村蒹葭堂藏）的比較
原本在刻中字的點或橫畫，在趙雍〈章草千文〉中改易爲雁尾。

書體的作品，如隋〈大業七年修孔子廟之碑〉（同是此次「筆有千秋業」展件）。而這也是與之似出同一母本的傳趙孟頫〈六體千文〉所沒有的。

字字不相連

傳漢章帝〈千文殘卷〉中的「短」、「宜」、「令」「二」、「京」（表一，第三列）等或王羲之〈豹奴帖〉「懸」、「極」等字（表三），都可見趙雍將原本的橫畫和點，以出鋒書之，形如折刀頭，形成章草味。王羲之章草工深，作品以今草爲主，但〈豹奴帖〉中卻章今夾雜，如「極」字屬於今草，最後一畫與下一個字有上下連帶之意，而趙雍的章草則是向右出鋒書之，形成字字獨立的特色。

二、摻入其他書體的筆法

趙雍身處今草、行草盛行的元代，也有些字不免摻入今草、行書的體勢和筆法。在諸帖中原本不相連的筆畫，如張芝〈八月帖〉「當」、「得」，皇象〈急就章〉裡的「並」、「使」等字（表三），到了這本〈章草千文〉易之以旋轉流暢的行草。而此件運筆和緩，基本骨架保留正楷的某些特徵，如「美」字橫畫採用直接入鋒，「比」字的勾挑露鋒（表二），「當」字轉折處等皆是楷書筆法（表三），而參用楷法的情形，在趙雍這件作品中還有不少。

三、含蓄中求變

趙雍〈章草千文〉相對於傳趙孟頫〈六體千文〉爽利的用筆，顯得圓腴沉著。傳趙孟頫〈六體千文〉的筆劃粗細對比懸殊，諸如「食」、「觀」、「根」、「翠」等字（表四），而此帖平緩穩定，散發出一種內蘊的力量。此外，趙雍〈章草千文〉在結字方面，也是在內斂含蓄中求變，略舉第四開中論之（圖十二）。從兩行緊臨皆爲左右合體字看其變化：第一行「帳、對、楹、肆」連四字都是左右合體，寫來卻不呆板。「帳」字加重捺筆，向右伸展。接著的「對」字上面三點寫得稍大，使本爲左右合體易之爲上下合體字。「楹」與「肆」字一粗一細，使之有輕重對比。接下來，緊鄰的第二行又有四個左右合體字，「陞」字三橫畫平直顯得十分穩重，也將「階」字襯托得更飄逸。「納」字緊縮，而「陛」字最後一畫又以藉加重捺筆伸展開來。

以上透過與古帖和傳趙孟頫〈六體千文〉的比較，略述趙雍此帖的特徵，以及屬於趙雍眼中的章草古字體，和其個人獨特的書寫習慣。雖說要在一千字中篩選數十字代表論之，或有未能盡所言之處，然此冊的特大致是如此。

	豹奴帖	趙雍	傳趙孟頫	傳鮮于樞
極				
懸				
	八月帖	趙雍	傳趙孟頫	傳鮮于樞
當				
得				
	急就章	趙雍	傳趙孟頫	傳鮮于樞
並				
使				

表三　趙雍〈章草千文〉與王羲之〈豹奴帖〉、張芝〈八月帖〉、皇象〈急就章〉、傳趙孟頫〈六體千文〉（北京故宮藏）、傳鮮于樞〈章草千文〉（日本木村蒹葭堂藏）的比較

	食	觀	根	翠
趙雍				
傳趙孟頫				
傳鮮于樞				

表四　趙雍〈章草千文〉與傳趙孟頫〈六體千文〉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）、傳鮮于樞〈章草千文〉（日本木村蒹葭堂藏）的比較

結語

趙雍〈章草千文〉這一古色斑斕的書作，不僅是個人書學重要的作品，在「千字文」題材與「章草」書體發展的脈絡中，更有其獨特的意義。或許趙雍稱不上主流書家，但元代書家與趙孟頫幾乎都脫不了關係，而趙雍的書法與其父趙孟頫的關聯更是緊密。如前文所述，趙雍〈章草千文〉與傳趙孟頫〈六體千文〉寫法相似，書風又無意求同，二本所據的母本應是一日常書課的範本。而此母本的作者除了趙孟頫，也很難做第二人



想。這本繫名於趙孟頫的〈六體千文〉，自清代安岐（一六八三—？）提出質疑以來，非趙孟頫之作已爲學界共識。然其眞實作者是否就是俞和？對趙雍〈章草千文〉的研究，或許也有助於此課題的進展。今後對書史全面現象的了解，有賴更細緻地填補次要書家的資料。

作者任職於東吳大學歷史系

註釋

1. 關於趙雍生年有三種意見。（一）生於1289年說。 清代《續疑年錄》最早主此說，以後如俞劍華《中國美術家人名大辭典》、徐邦達《中國繪畫史圖錄》等多種參考書皆沿襲。（二）生於1290年說。 此係陳葆真根據趙孟頫早年兩通書札推衍出來。（三）生於1291年說。趙志成推翻陳葆真所據的小兒「阿彪」生於虎年（1290年）之說，以阿彪指的應是趙雍的兄長而非趙雍，故而推衍出此生年，本文從其說。詳閱趙志成〈元代畫家趙雍生卒年及相關問題〉。
2. 由於趙雍傳世書蹟，多為行楷書，章草書僅此一件。不同書體真偽辨別不易，再加上「仲穆」印也是唯一的樣式，無從比對。故本文以為此件即使非「趙雍」真蹟，也以接近「趙雍」的元代書蹟述介。
3. 因為此帖書風不符漢章帝的時代風格，而且最令人置疑的是，在短短八十四字，其中缺漏竟達十七字，故有研究者以為是隋唐人集字而成。
4. 關於趙雍的「篆書」文獻記載不少，略舉數例如下：
   陳基《夷白齋稿》「以趙侯仲穆氏所書，「竹間居」三篆字示余。」
   凌雲翰《柘軒集》「扁其堂曰「有政」，…趙雍仲穆為書」
   劉璟撰《易齋集》「醫名其堂曰「全生」，趙公仲穆為之書扁。」
   朱存理《樓居雜著》「仲穆書乃大篆所書御史箴一通，筆意似「碧落碑」，謂仲穆篆法高古過乃翁，觀此卷信然。」
5. 趙孟頫千字文作品，真偽無人質疑的有〈行書千文〉（後有黃公望跋，見圖六）（北京故宮藏）、〈草書千文〉（上海博物館藏）、〈真草千文〉（上海博物館藏）等三件。
6. 參見《秘書志》卷五，頁153。
7. 參見《松雪齋文集》，頁121。而此文集中〈楊載趙公行狀〉，頁127-128，亦記載此事「仁宗嘗取其書合公及子雍書善裝為卷軸，識之為「御寶」，藏之「秘書監」…」
8. 參見（元）李士瞻，《經濟文集》，卷四，頁478-479。（元）蘇天爵，〈恭跋御賜真草千文碑本〉，《滋溪文稿》，卷三十，頁352-353。
9. 詳閱蔡夢霞，《論元代章草的復興—以《急就章》的流傳與研究為線索》，頁29-30。
10. 例如本院所藏的蔡襄（1012-1067）〈陶生帖〉、米芾（1051-1107）〈論草書帖〉，或遼寧博物館所藏宋高宗（1127-1162在位）〈洛神賦〉偶可見章草筆意。
11. 筆者在研究過程中，曾對〈與山巨源絕交書〉書風略異於一般趙書的雍容，以及此件後半由行轉草，出現不少章草，而難斷其真偽，但經請教傅申教授，確認此為真蹟。
12. 皇象〈急就篇〉、索靖〈月儀帖〉和張芝〈八月帖〉，當是出自唐人而非晉書。

參考書目

傳統文獻
1. （元）王士點，《秘書志》，臺北：偉文圖書，1976。
2. （元）趙孟頫，《松雪齋文集》，外集，四部叢刊初編縮本，台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67。
3. （元）李士瞻，《經濟文集》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，台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86。
4. （元）蘇天爵，《滋溪文稿》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，台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86。

近人著作
1. 張光賓，〈辨趙孟頫書急就章冊為俞和臨本兼述俞和生平及其書法〉，《故宮季刊》，1979年，12卷3期，頁29-39。
2. 趙志成，〈元代畫家趙雍的生卒年及相關問題〉，《文物》，1994年第一期，頁76-82。
3. 崔自默，《中國書法賞析叢書－章草》，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1999。
4. 沃興華，〈論閣帖所收漢代名家〉，《中國書法全集5》，北京：榮寶齋，1992 。
5. 蔡翔宇：《《千字文》書法之研究》，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4。
6. 林榮森，《章草書法研究》，逢甲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9。
7. 蔡夢霞，《論元代章草的復興－以《急就章》的流傳與研究為線索》，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碩士論文，2005。
8. 張月慶，《元代章草三家之研究》，國立屏東師範學院視覺教育學系碩士論文，2004。
9. 北川博邦編，《章草大字典》，東京市：雄山閣出版株式會社，1994。